五禮通考

口仁12
1062
84

八十四

門口 12
號 1062
卷 84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奉翰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軍禮十一

田獵下

漢書司馬相如傳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擊熊豕馳逐墊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烏獲羿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邱虛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
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切
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
厩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
幸察上善之

文獻通考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
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書元帝本紀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
大獵

成帝本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大校獵宿葧陽宮

揚雄傳十二月羽獵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室

臺榭沿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
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
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
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沿麒麟臻其囿神爵
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
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
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駭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
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御所營尚泰奢麗
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

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因校獵賦以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獲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後漢書禮儀志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弢射牲牲以鹿麝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野王二老傳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東平憲王蒼傳蒼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永平四年

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内蒼即上書
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
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
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
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
消搖仿徉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
設羽毛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
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明帝本紀永平十五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

安帝本紀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本紀永和四年冬十月校獵上林苑

桓帝本紀永興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延熹元年冬十月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六年冬十

月丙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

靈帝本紀光和五年冬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

巡狩于廣成苑

右漢

魏志文帝本紀黃初二年春正月甲戌校獵

王朗傳文帝踐阼朗爲司空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
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内則重禁門將
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弛而後登輿清
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
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
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
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獵獸以戒漢武未
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

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蘇則傳則爲侍中從行獵槎柽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

吳大帝紀漢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射虎於慶亭馬爲虎所傷權挍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右三國

晉書楊濟傳濟有才藝常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

右晉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二十五年三月庚辰車駕校獵

禮志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冑奉詔列奏申攝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

丞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
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
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
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
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內
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
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
上水一刻奏撾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撾二鼓為再
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鹵簿
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
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
先行上水三刻奏撾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
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
履進夾上閤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
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
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
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
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
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
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
行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
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鈒
戟虎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
置從駕百官還便座慢省皇帝若親射禽變御戎服內
外從官及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鈒戟抽鞘以備武衛
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衛

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
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
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蹴圍衆軍鼓譟
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
門殿中中郎率護軍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
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
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
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
厨列言統曹正厨置罇酒俎肉于中達以犒饗校獵衆
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鈒戟復鞘
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
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
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郎稱制曰可

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
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
前部從官就立再拜車駕至 皷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
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
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
從至閤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
訊如常儀訖罷

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春正月癸酉詔曰春蒐之
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于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
軌則念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
日于元武湖大閱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二月丁巳
車駕校獵於歷陽之烏江巳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
十月巳巳車駕校獵于姑孰

禮志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曰貙劉乘輿入圍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剪毛未成禽不

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蕙田案以上宋

隋書禮儀志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于春秋蒐獮亦以講其事焉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撾一鼓爲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陳書後主本紀禎明二年冬十月輿駕幸幕府山大校獵

蕙田案以上梁陳

魏書道武帝本紀登國九年春三月帝北巡夏五月田於河東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於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

天興六年七月車駕北巡築離宮於犴山縱士校獵東北踰嶺嶺出參合代谷

天賜三年春正月車駕北巡幸犴山宮校獵至屋孤山

明元帝本紀永興四年春正月登虎圈射虎賜南平公長孫嵩等布帛各有差秋七月大獵於石會山臨去畿陂觀漁至於濡源西巡幸北郊諸落賜以繒帛八月車駕還宮壬子幸西宮臨板殿大享羣臣將吏以田獵所獲賜之命民大酺三日　五年六月西幸五原校獵於骨羅山獲禽十萬

神瑞二年五月丁亥次于參合東幸大寧丁未田於西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魚辛酉次于濡源築立蜂臺射白熊于頹牛山獲之

泰常元年六月丁巳車駕北巡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獵于牛山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宮　二年五月車駕西巡至于雲中遂濟河田于大漠

渚冬十有二月西巡至雲中踰白道北獵于辱孤山至于黃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　六年夏六月乙酉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獵于祚山親射虎獲之遂至於河八月大獵于犢渚九月車駕還宮　七年九月己酉詔太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服

物皆以乘輿之副　八年三月帝田于鄴南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

太武帝本紀神䴥元年夏四月西巡田于河西冬十月北巡田于牛川十有一月行幸河西大校獵　二年十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三年八月行幸南宮獵于南山

太延元年秋七月田于梱楊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巳巳校獵于廣川　二年八月帝校獵于河西

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陽

文成帝本紀太安二年秋八月甲申畋于河西　三年夏五月庚申畋于松山已已還宮秋八月畋于陰山之北已亥還宮　四年二月南幸信都畋遊于廣川六月畋于松山

和平二年三月發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　三年二月畋于嶧山遂觀魚于旋鴻池　四年夏四月丁亥上幸西苑親射虎三頭壬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閒月命羣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畋獵而從宮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勑從宮及典圍將校自今以後不聽濫殺其田獲皮肉別自頒賚

獻文帝本紀皇興元年十月癸卯畋于邦南池　三年五月乙卯畋于嶧山遂幸繁時冬十月畋于冷泉　三年夏四月丁酉畋于嶧山

出帝本紀永熙二年十有二月丁巳車駕狩于嵩陽已巳遂幸温湯丁丑車駕還宮　三年二月辛巳幸洪池

陂遂遊畋

周書文帝本紀魏大統八年冬十二月魏帝狩于華陰大享將士太祖率諸侯朝于行在所

魏書孝靜帝本紀武定元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蒐于邯鄲之西山冬十有一月車駕狩于西山

侃朱榮傳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　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尤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曾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戸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蕙田案以上北魏

隋書禮儀志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

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
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鈒戟者皆嚴
武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
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皮革
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
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
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
獲車收禽載還陳于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
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
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
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于圍下量犒
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
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晦遂除二軍兵

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至昭陽殿
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閤一軍從東上閤並從端門南
出閶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

北齊書神武本紀興和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
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文宣帝本紀天保四年春正月巡三堆成大狩而歸五
月庚寅帝校獵于林慮山戊子還宮

後主本紀武平四年九月校獵于鄴東　七年冬十月
丙辰帝大狩于祈連池

暴顯傳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
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元坦傳坦爲冀州刺史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
雉兎春夏捕魚鼈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

不能一日不獵

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于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

蕙田案以上北齊

隋書禮儀志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于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于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于其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于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

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礿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五年春正月辛卯行幸河東涼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

蕙田案以上北周田獵儀式規仿周官頗爲近古蓋盧辯輩所潤色也

右南北朝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三年六月辛巳獵于連谷

禮儀志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擬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

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畋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面方幘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闌豬車其飾如木輅重輞緩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驍一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越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闌豬停輒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將發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腮五口反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髀達于右髃為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畋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腊于京師小獸私之

右隋

唐書禮樂志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于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于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于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

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于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又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于右腮為上射達右耳為次射右脾達于右髀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畢虞部建旗于田內乃雷擊鼉鼓及諸將之鼓士從譟呼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于四郊以獻告至于廟（開元禮略同）

通典李靖曰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卒槍幡守圍有漏獸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正月己巳獵于渭濱　四年閏月己未幸舊墅壬戌獵於好時乙丑獵于九嵕丁卯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　五年十一月癸卯獵于富平北原十二月丙辰獵于萬壽原　六年二月壬子獵于驪山丁卯庚申獵于白鹿原十一月辛卯獵于沙苑丁酉獵于伏龍原　七年十月辛未獵于鄠南庚寅獵于圍川十二月戊辰獵于高林　八年十月辛巳如周氏陂獵于北原十一月辛卯如宜州獵于西原庚子

講武于同官癸丑獵于華池北原十二月獵于鳴犢泉

〔巢剌王元吉傳〕元吉爲并州總管劉武周畧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遥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敓畜産爲盡每射于道觀人避矢以爲樂百姓怨不可與共守

〔蘇世長傳〕世長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遊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變色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則忠矣時武功酈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虚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血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

〔呂向傳〕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番夷酋長入仗内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鴈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内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于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

〔唐儉傳〕儉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

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

褚亮傳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惱致諫帝禮納其言

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十一月乙巳獵于滍南壬子講武于新鄭　五年十二月辛未獵于安樂川

龍朔元年十月丁卯獵于陸渾戊辰獵于非山

舊唐書高宗本紀總章二年九月己亥發自九成宮壬寅停華林頓大蒐于岐

唐書高宗本紀咸亨二年十二月癸酉獵于昆陽　四年閏五月丁卯禁作簺捕魚營圈取獸者

上元元年十一月乙酉獵于華山回武原

通典高宗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得漏對曰能以尾爲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

唐書中宗本紀神龍元年十月癸亥幸龍門乙丑獵于

新安

通典睿宗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翻飛豈暇翔飛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合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則令爲決虞箴遂孔彰手制曰所進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予時因暇景爲苗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但慕前禽卿有箴規輔予不逮今賜物五千段用以勸奬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元年十月甲辰獵于渭川

文獻通考明皇開元三年大蒐于鳳泉右補闕崔向上

疏曰臣聞天子三田若古有訓豈惟爲乾豆賓客庖厨者哉亦將閱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若聞而無讙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于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蒙籠越嶄險靡榛蓁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攢鏑亂下交及霜飛而降尊亂畢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誡後圖天下幸甚

唐書吳兢傳開元十三年帝東封泰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

株之殆帝納之

元宗本紀十四年十二月獵于方秀川　十五年十一月獵于城南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七年十二月校獵渭濱

唐書代宗本紀大歷四年十一月禁畿內弋獵　十三年十月禁京畿持兵器捕獵

德宗本紀貞元三年十二月獵于新店　八年十二月獵于城東　十年十二月獵于城南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一年十二月戊辰上獵苑中戒多殺止行三驅之禮勞士而還

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獵獻狐兎

穆宗本紀元和十五年正月即皇帝位十二月庚辰獵

于城南壬午擊鞠于右神策軍遂獵于城西甲申獵于苑北

長慶二年十月己卯獵于咸陽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癸酉迎皇太后遂獵于驪山

白居易傳居易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烏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烏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元祖厥訓孔彰馳騁田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懽上心既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鶉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唯聖之慮

文宗本紀太和四年三月癸卯禁京畿弋獵開成元年二月乙亥停獻鷙鳥畋犬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二年十月帝幸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于閤內論陛下校獵大頻出城稍遠萬幾廢弛星出夜歸方今用兵且宜停止上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四年十月獵于鄠縣十二月獵于雲陽

唐書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武宗喜畋游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希小兒等不復橫賜矣

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十二月壬辰畋于伊闕
二年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　三年
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
家人傳莊宗方與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獵畋于
白沙后率皇子后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
何澤傳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
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
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
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言願賜臣死
于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
伶官傳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
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
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
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
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
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
笑乃得免
明宗本紀天成二年十二月甲辰畋于東郊
宋史符彥卿傳清泰中彥卿改易州兼領北面騎軍
賜戎服介胄戰馬嘗射獵遂城鹽臺淀一日射麏兎
狼兎四十二觀者神之
晉出帝本紀天福八年十月壬子畋于近郊
開運二年三月丁未畋于戚城十二月丁丑畋于近郊
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
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
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

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鸇可
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
者

右五代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二年二月己卯禁春夏捕魚射鳥
十二月庚戌畋于近郊
禮志建隆二年始校獵于近郊
以鷙鷹細犬從帝親射走兎三從官貢馬稱賀其後多
以秋冬或正月田于四郊從官或賜窄袍煥韡親王以
下射中者賜以馬
太祖本紀建隆三年十月辛亥畋近郊十一月己卯畋
于近郊
乾德元年冬十月己亥田近郊十一月己亥畋近郊

二年十一月壬辰畋近郊
開寶元年冬十月己未畋近郊　二年十月戊子畋近
郊十一月甲寅畋近郊　五年十一月己亥畋近郊
八年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兎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
殺之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
自是遂不復獵　九年五月己巳幸飛龍院觀漁金水
河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二年九月丙辰狩近郊十月辛巳
畋近郊十二月庚午畋近郊　三年夏四月丙辰禁民
自春及秋毋捕獵冬十月庚午畋近郊十二月庚午畋
近郊　四年二月戊寅次澶州觀魚于河十一月己丑
畋近郊十二月丁卯畋近郊
禮志太宗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以多盜獵狐兎者命

禁之有衛士奪人獐當死帝曰若殺之後世必爲我重
獸而輕人特貰其罪帝常以臘日校獵諭從臣曰臘日
出狩以順時令緩轡從禽是非荒也回幸講武臺張樂
賜羣臣飲其後獵西郊親射走兎五詔以古者蒐狩以
所獲之禽薦享宗廟而其禮久廢今可復之遂爲定式
帝雅不好弋獵詔除有司行禮外罷近甸遊畋五方所
畜鷹犬並放之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已而定難軍節
度使趙保忠獻鶻一號海東青詔還賜之臘日但命諸
王略畋近郊而五坊之職廢矣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五年三月丙午幸水磴因觀魚九
月壬戌畋近郊十二月庚辰發大名府因校獵　六年
十二月己卯畋近郊　七年十二月丙申狩近郊

李燾長編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
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薄狩郊畿既
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田獵親獲獸付所司
薦享太廟著于令

太宗本紀雍熙四年秋七月丙寅幸講武池觀魚冬十
二月庚戌畋于近郊

端拱元年冬十月癸未詔罷遊獵五坊所畜鷹犬並放
之諸州毋以爲獻

淳化五年十二月丙戌命諸王畋近郊

真宗本紀咸平三年十二月戊申狩近郊以親獲禽獻
太廟

文獻通考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兎薦廟之餘賜中書
樞密院

宋史真宗本紀咸平四年十一月庚寅畋近郊

景德三年十二月乙酉狩近郊以親獲兎付有司薦廟
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巳亥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
長吏申明之
禮志真宗詔教駿所養鷹鶻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
展禮禁圍草地許民耕牧
仁宗本紀五年十月庚午幸瓊林苑遂畋楊村遣使以
所獲馳薦太廟名父老賜以飲食茶帛
文獻通考慶歷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
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
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駿前馬步
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于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
獵制度十月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
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

以所獲麏兎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酒食茶
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宋史仁宗本紀六年十一月辛丑畋東韓村乘輿所過
及圍內田蠲租一年
禮志六年復獵于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
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鼓旗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
相應帝按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焉是時道傍居人
或畜狐兎雉驅塲中帝謂田獵以訓武事非專所獲
也悉縱之免圍內民田一歲租仍召父老勞問其後以
諫者多罷獵近甸自是終靖康不復講
仁宗本紀慶歷七年三月罷出獵
高宗本紀紹興二十年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
蕙田案宋史兵志不及田獵事然考其經制

如禁兵以殿前侍衛二司總之而建隆之獵
先出禁軍爲圍場或幸騏驥院因以射獵則
凡親近扈從諸軍皆從獵之軍也又數罷五
坊諸人安有鷹犬小兒隊長之紛紛哉蓋宋
懲五代唐莊宗弊政故田獵之事簡便務實
有可取者南渡以後史志闕如蓋亦無復開
國規模矣

右宋

遼史營衛志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
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以爲常四時各有
行在之所謂之捺鉢春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
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氷上鑿冰取魚氷
泮乃縱鷹鶻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
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
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
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于濼周圍相去各
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于上風望
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
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
鶻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
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
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徧
散其毛弋獵網釣春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
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
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黑山在
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吐兒山東

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鹼鹿又名呼鹿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煖牙帳多于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

繫每帳下黑韁傘一以芘衛士風雪槍外小韁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陣牕楣皆以韁爲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韁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梗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祇直禁圍外卓槍爲寨夜則扳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鈐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禮志獵儀獵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詔司獵官選獵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畢設圍命獵夫張左右翼司獵官奏成列皇帝皇后陞輦敵烈麻都以酒二尊盤飧奉進北南院大王以下進馬及衣皇帝降輿祭東畢乘

馬入圍中皇太子親王率羣臣進酒分兩翼而行皇帝始獲兎羣臣進酒上壽各賜以酒至中食之次親王大臣各進所獲及酒訖賜羣臣飲還宮應歷元年冬漢遣使來賀自是歲以為常儀統和中罷之

太祖本紀天贊三年十月獵寓樂山獲野獸數千以充軍食十一月射虎于烏剌邪里山抵覇室山六百餘里且行且獵日有鮮食軍士皆給

太宗本紀會同三年九月庚午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遊獵意請節之上曰朕之遊畋非徒縱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

郭襲傳景宗即位數游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以蘇世長諫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除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謹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畋萬一有銜橛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疆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為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

聖宗本紀統和十四年正月漁于潞河十一月詔諸軍官毋得非時田獵妨農十五年八月獵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我兒為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橛之變適貽予憂宜深戒之

興宗本紀重熙十七年閏正月射虎于侯里吉

右遼

金史太祖本紀收國元年三月辛未獵于寥晦城

年九月己亥上獵近郊

熙宗本紀皇統二年正月己亥上獵于來流河十二月
壬申上獵于核耶呆米路癸未還　四年九月乙酉上
如東京壬子獵于沙河射虎獲之十一月己酉上獵于
海島　九年十一月癸巳上獵于忽剌渾土溫

世宗本紀大定三年八月勅殿前都點校唐括德温重
九出獵國朝舊俗今扈從軍二千不無擾民可嚴爲約
束仍以錢萬貫分賜之九月秋獵十月冬獵十二月獵
于近郊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　九年三月尚書
省定網捕禽獸法或至徒上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
法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　十
年七月秋獵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又勅
扈從人縱畜牧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　二十五

年十月禁止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十一月詔
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
海恐盡獸類

梁襄傳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陛下神武善
騎射舉世莫及銜橛之變猛摯之虞姑置勿論設于行
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
翠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參
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臣又聞陛下于合圍之
際麋鹿充牣圍中壯而大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
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禽獸而未及隨駕衆多之
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
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弱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
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溪名

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獵不
可廢宴安鴆毒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
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
欲習武不必度闕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
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音
回北轅之轍塞鷄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宗社無
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世宗嘉納遂爲罷行

章宗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巳即皇帝位六月辛
卯修起居注完顏烏者知登聞檢院孫鐸皆上書諫罷
圍獵上納其言九月丙子獵于近郊戊寅監察御史焦
旭劾奏太傅克寧右丞相襄不應請車駕田獵上曰此
小事不須治之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丙申冬
明昌元年春正月丁巳制諸王任外路者許遊觀五日
過此禁之仍令禁約人從毋擾民六月丙申遣諸王凡
出獵毋越本境八月丁未獵于近郊十月丁未獵于近
郊十一月丙子冬獵十二月壬午免獵田今年稅二
年十二月甲申獵于近郊　三年二月甲戌朔勅猛安
謀克許于冬月率所屬户田獵二次每出不得過十日
丁酉獵于近郊九月己卯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户今
歲夏秋租稅之半曾當差役者復一年十月己巳獵于
近郊　四年正月癸巳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
處悉與民耕種禁地聽民持農器出入丙申東京路副
使王勝進鷹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
略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二月
癸丑獵于桃村淀十二月丙辰獵于近郊　五年六月
己亥出獵登胡土白山酹酒再拜曹王永升以下進酒

七月戊辰獵于豁出火一發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
十二賜扈從官有差辛巳次魯溫合失不是日上親射
獲黃羊四百七十一閏十月乙亥獵于近郊
永安元年八月己酉獵于近郊　三年八月辛未獵于
近郊癸酉獵于香山九月乙巳獵于近郊十月庚午獵
于近郊十一月甲寅冬獵十二月甲子獵于酸棗林大
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餘人　四年八月己巳獵于近
郊壬申獵于香山丁丑獵于近郊　五年七月甲戌獵
于近郊十月丁未獵于近郊
泰和元年正月辛未上以方春禁殺含胎兎犯者罪之
告者賞之十二月壬寅獵于近郊　二年十月丙戌獵
于近郊十二月戊寅冬獵　三年七月庚辰獵于近郊
十一月丁丑冬獵以獲兎薦山陵　五年七月丙子定

圍場誤射中人罪　六年十月甲子獵于近郊　七年
二月己未獵于近郊九月丙戌獵于近郊十月丙辰獵
于近郊十一月甲午獵于近郊
衛紹王本紀大安二年十一月獵于近郊
宣宗本紀貞祐二年九月戊子禁軍官圍獵　三年九
月丁卯以秋稼未獲禁軍官圍獵
元光元年十月甲申上獵于近郊詔免百官迎送且勿
令治道以勞百姓　二年十月乙亥制行樞密院及元
帥府農隙之月分番巡徼校獵月不過三次丁丑上獵
于近郊乙酉上獵于近郊
哀宗本紀正大四年十月壬戌外臺監察御史諫獵上
怒以邀名賣直責之十一月丁酉獵于近郊　六年十
二月罷附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癸辛雜識北客云北方人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既合則漸束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弔獲獸凡數十萬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兎耳獵將竟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復帽則其圍復合衆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也

右金

元史兵志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户使之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闕焉者也然地有禁取有時而違者則罪之春冬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之度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有司存而打捕鷹房人户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索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户爲之其差發除納地稅商稅依例出軍等六色宣課外並免其雜泛差役自太宗乙未年抄籍分屬御位下及諸王公主駙馬各投下及世祖時行尚書省嘗重定其籍厥後永爲定制焉

太宗本紀二年庚寅春帝與拖雷獵于斡兒寒河　四年壬辰冬十一月獵于納蘭赤剌温之野　五年癸巳秋八月獵于兀必思地　六年甲午冬獵于脱卜寒地　九年丁酉春獵于揭揭察哈之澤　冬十月獵于野馬川　十年戊戌夏帝獵于揭揭察哈之澤　十一年己亥春復獵于揭揭察哈之澤　十三年辛丑春二月獵

于揭揭察哈之澤十一月丁亥大獵
定宗本紀元年丙午冬獵黃羊於野馬川
憲宗本紀三年癸丑春正月帝獵于怯蹇乂罕之地
四年甲寅春帝獵于怯蹇乂罕夏辛月兒滅怯之地冬
大獵于也滅干哈里乂海之地　八年五月皇子阿速
帶因獵獨騎傷民稼帝見讓之遂撻近侍數人士卒有
扺民蔥者即斬以狥由是秋毫不敢犯
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冬十月乙丑禁京畿田獵
至元元年秋七月陝西獵户移獵商州冬十月乙巳禁
上都畿内捕獵　二年四月戊子禁北京平灤等處人
捕獵　三年十月申禁京畿畋獵　四年十一月申嚴
京畿畋獵之禁七年七月命達魯化赤兀良吉帶給上
都扈從畋獵糧　九年冬十月已亥敕自七月至十一
月終聽捕獵餘月禁之　十年正月已未禁鷹坊擾民
九月辛巳遼東饑弛獵禁戊子禁京畿五百里内射獵
已丑勑自今秋獵鹿豕先薦太廟　十二年二月勑畏
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十月辛丑弛北京義錦等處
獵禁　十四年八月車駕畋於上都之北冬十月辛酉
弛益州獵禁　十七年春正月丁卯畋近郊　十八年
春正月丁未畋於近郊五月禁高麗全羅等處畋獵擾
民者九月癸亥朔畋于近郊　十九年春正月丙子車
駕畋于近郊三月丙戌禁益都東平沿淮諸郡軍民官
捕獵冬十月庚寅以歲時不登聽諸軍捕獵於汴梁之
南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申帝畋于近郊七月癸酉詔
禁捕獵　二十三年十一月敕禽獸孕時無畋獵
二十四年二月甲午畋于近郊乙未禁畏吾地禽獸孕

孳時畋獵閏二月乙丑畋于近郊　二十五年春正月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丙午畋于近郊二月敕江淮勿捕天鵝弛魚鱉禁三月甲午禁捕鹿羔　二十七年三月乙巳中山畋戶饑給六十日糧九月申嚴漢人畋獵之禁　二十八年十一月武平平灤諸州饑弛獵禁其孕字之時勿捕

郊戊子禁杭州放鷹

成宗本紀大德元年三月癸酉畋于柳林丁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五月丁丑禁民間捕鸇鷹鵰八月丁未命諸阿只吉自今出獵悉自供具毋傷民力十一月癸亥詔自今畋獵始自九月閏十二月弛湖泊之禁仍聽正月捕獵　二年二月己巳畋于漳州　五年冬十月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禁

聽民捕獵　七年二月真定路饑賑鈔五萬錠仍諭諸王小薛及鷹師等毋于真定近地縱獵擾民

武宗本紀至大元年十一月辛巳罷益都諸處合剌赤等狩獵　二年秋七月立河南打捕鷹坊魚課都提舉司秩正四品八月甲子獵於昂兀腦兒之地十一月以益都寧海等處連歲饑罷鷹坊縱獵其餘獵地並令禁約以俟秋成

仁宗本紀至大四年三月仁宗即位四月禁鷹坊擾民九月復置中宮位下怯憐口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秩正三品十二月禁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皇慶元年五月諸王脫忽思海迷失以農時出獵擾民敕禁止之自今十月方許出獵　二年七月諸被災地並弛山澤之禁獵者毋入其境

延祐二年四月乙巳車駕幸上都宣徽院以供尚膳遣人獵于歸德敕以其擾民特罷之　三年春正月以真定保定薦饑禁畋獵三月鷹坊孛羅等擾民於大同敕拘還所奉璽書禁天下春時畋獵　五年三月庚午立諸王斡羅溫孫部打捕鷹坊諸色人匠怯憐口總管府秩從四品　六年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曩賜諸王阿只吉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畋廩膳毋取諸民今其部阿魯忽等出獵恣索於民且爲姦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訊鞫之以正典刑制曰可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二月丁巳畋于柳林　三年二月癸酉畋于柳林

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春正月乙未以畿甸不登罷春畋　三年以災變罷獵辛丑次中都畋于汪

火察禿之地　四年二月壬午狩于漸州

致和元年正月乙卯帝將畋獵柳林御史王獻等以歲饑諫帝曰其禁衛士毋擾民家命御史二人巡察之

文宗本紀天歷二年正月癸酉敕罷今歲柳林畋狩十一月甲子止鷹坊毋獵畿甸

至順元年二月庚寅立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

秩正二品十一月知樞密院事燕不憐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使毋貧乏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爲出朕豈以鷹坊失所重困吾民哉不從戊戌立打捕鷹坊紅花總管府於遼陽行省秩正四品十二月癸酉詔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鱉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甲戌賑遼陽行省所居鷹坊戶糧一月　二年八月丁巳命邠王伯

顏帖木兒圍獵于撫州
順帝本紀至元三年春正月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
五日秋七月癸卯車駕出獵四年二月庚午車駕獵
于柳林

蕙田案元代最重田事史志所紀御位下打
捕鷹房官至一千二百餘戶諸王位下打捕
鷹房官幾至千戶約計天下州縣所設獵戶
幾三萬三千餘戶既非隸籍之兵又非屯田
之卒姦民未免寄食于其中以擾害閭閻矣
明大政紀永樂二十年五月乙酉車駕度偏嶺命將士
獵于道傍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
討道中唯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
氣耳

明史宣宗本紀宣德四年十月甲午閱武于近郊乙未
獵于峪口戊戌還宮　五年十月丙子巡近郊已卯獵
于全道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壬辰還宮　九
年九月癸未自將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于全道
丁酉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已亥大獵冬十月丙午還
宮

王圻續通考明英宗天順二年十月上校獵南苑苑在
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
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關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兎甚
多設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
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
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大政紀正德十二年正月上獵南海子九月二十七日

上獵大同陽和衛城天雨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星隕
明日駕赴大同　十三年四月上親詣天壽山祭告六
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
明史武宗本紀正德十四年春二月丁丑大祀天地於
南郊遂獵于南海子冬十一月乙巳漁於清江浦
　蕙田案明史兵志不載田獵事本紀亦不詳
禮志復不及之蓋有明一代惟宣宗孝宗頗
有志講武者由今考之侍衛上直軍及四衛
營其皆從獵之軍歟
　右明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
祭社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疏火弊者謂田止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時則施火令注焚萊之時野焚萊則有刑
罰焉注野焚萊民擅放火疏野焚萊有罰者大司馬仲春田獵云火弊鄭云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
　蕙田案施火令謂昆蟲既蟄以後刑焚萊謂
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案春秋傳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
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注焚萊者山澤之虞疏
禮記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疏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
故羅氏云蜡則作羅孺注云今俗山虞二月焚萊除陳生新
　蕙田案疏云十月至仲春皆得火田此正司
爟修火令之時也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無
涉
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
方氏慤曰毋焚山林土田者言之也
　蕙田案孔疏十月至仲春皆得火田此云毋
山林者蓋已在日夜分之後春蒐火弊獻

禽已畢司爟所謂野焚萊者有罰時也

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注）君親誓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疏）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月今云季春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遂以爲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爲季春當爲仲春也出火以火出者案春秋火出爲夏二月此出火者謂陶冶之火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案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作記之人謂爲焚萊祭社故稱季春

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注）焚火田也咸邱魯地譏其盡物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網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

蕙田案疏解火田之說是

爾雅釋天火田爲狩（注）放火燒草獵亦爲狩（疏）與冬獵同名故云亦也

蕙田案冬獵曰狩火田在昆蟲既蟄之後亦冬獵也狩不必皆火田而火田常在冬時故二者同名春秋書焚咸邱于春二月於夏時爲季冬非譏其不時譏其盡物也

陳氏禮書建辰之月鷁火見于南方則令民出火所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于日下故令民納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司烜仲春修火禁以火未出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后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

蕙田案周禮司爟四時變國火此鑽燧之火順陰陽之衰旺以爲變改之宜所以平飲食也季春出火季秋内火此陶冶之火視心星之伏見以爲出内之候所以利器用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爾雅火田曰狩此田獵之火視昆蟲之動蟄以爲焚萊之節所以仁庶物也鑽燧之火四時不廢陶冶之火用於夏至季秋而納之田狩之火用於冬至中春而禁之三者各爲一事全不相涉火田之令自孟冬閉蟄而始至中春蒐田而止大司馬云火弊火弊者火止也火止則焚山林有禁矣月令之文與周官互相發明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焚也蓋誤合出火與焚萊而一之

鄭注駁之最是陳氏禮書於此處似未明晰故其言多鶻突後世如遼道宗清寧二年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其有合於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義者矣

右火田附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奉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荊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軍禮十二

馬政上

蕙田案馬者國之大用故政官以司馬名之重其事也考古天子之馬有二一曰國馬亦曰王馬一曰民賦之馬民賦者井邑邱甸中所出戎馬一匘出戎馬四匹六匘幾內提封萬井賦之故曰萬乘千乘百乘此軍政也國馬則天子使人自養之周禮校人以下趣馬牧師庾人圉師及馬質等皆以養馬爲職其事則

牧之有地聚之有廐孳息有候阜育有方制馭有法勞逸有節所以養之教之盡物之性以供國之用者皆馬政也自井田法廢馬不賦于民而盡養于官漢唐以來言馬政者日亟其盛衰得失之由關于軍國者鉅矣故詳述其源流以備考鑒

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順馬政（疏）辨六馬是差擇也須良馬而養之給之也

乘是養乘也馬政
謂察其色度其力

呂氏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自此馬始為用考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為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今最為精密洪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考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于官有藏之于民如邱甸歲取一匹之類皆是藏之于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是養之于官者蔡氏德晉曰兵政莫急于馬故校人為政官重職而以中大夫為之校人所養皆公家之馬萬有餘匹自路馬而外凡鄙衛兵衛從王師田巡狩者皆當以此

蕙田案馬政之利病多矣然其要必在民馬與官馬分而其法始經久而無弊何則兵之所資者民馬也兵衆則馬亦衆非賦于民其何以給故三代之時俾人自養其馬則馬得所養而國無養馬之費此民馬之不可以官與焉者也國之所用者王馬也王馬之所任者國事非養于官何以為政故校人以下俾官共養吾馬則馬得蕃息而民無養馬之累若官馬而以民與之則為户馬為保馬為括馬而其害不可勝言矣此校人職特著明曰王馬之政可知民馬之無與于官官馬之不資于民而馬政之大綱舉矣

易坤象傳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繫辭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蕙田案以上二條言馬之用

說卦傳乾爲馬（疏乾象天天行健故爲馬也）項氏安世曰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疏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馬取其甚瘠馬骨多也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

震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雋足爲作足爲的顙（疏善鳴取雷聲之遠聞也馬後足白爲雋取其動而行健也的顙白額爲的顙亦取動而見也）

坎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疏美脊取其陽在中也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蹄取水流迫地而行也曳取水摩地而行也）

離氏懷曰內陽剛動故爲亟心

蕙田案以上馬取象

周禮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注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鄭氏鍔曰種馬者馬之最善育其種類使生生不窮

馬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

蔡氏德晉曰戎馬以即戎田馬以出獵駑馬以供冗役之用

高氏愈曰校人職馬有六種而此止言三物者蓋種馬不常有齊馬道馬皆王所乘以給臣民之用者唯三物而已

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王氏應電曰八尺以上天子以備五路者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常馬耳）

蕙田案後世論馬皆以尺計蓋本此

詩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驪馬白跨曰騅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騏蒼祺曰騏）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騱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傳青驪驎曰騱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騜有魚以車袪袪思無邪思馬斯徂（傳陰白雜毛曰駰形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騜二目白曰魚）

邶風定之方中騋牝三千（箋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

九十六匹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爾雅釋畜騊駼馬野馬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騶蹄趼善陞巇騶枝蹄趼善陞巇小領盜驪絕有力騀膝上皆白惟鼻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騠後足皆白驈後右足白騠左白驈後左足白蹏右足白啟左白驈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騧白州驈尾本白騢尾白騠駒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巨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弗方在背闋廣逆毛居駔騋牝驪牡元駒廙驂曰騭牝曰駉二目白魚（注騊駼山海經云北海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駿山海經云駼如馬而小出塞外駿山海經云駼如馬黑尾音如鼓食虎豹巇山形似驢上大下小騢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騢蹄苑騢駼赤似馬而牛蹄趼善陞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驈耳又曰右服盜驪驈耳又曰右服盜驪驪千里馬驈即馬高八尺骹膝下也首俗呼為踏雪馬啟左傳曰啟服左白前左脚白右白後左脚白易曰震為馵足馵赤色黑鬣驪黑色跨髀間州竆尾本白尾林白尾白但尾毛白駒顙戴星馬也素鼻莖也俗所謂漫鬣微齒顙額回毛在膺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幹脅皆別旋毛所在之名逆毛馬毛逆刺騵騢詩云騵騢三千馬七尺以上為騵騢騢三千馬七尺以上為騵見周禮元駒小馬別名裹髦耳或曰此即騶裹古之良馬名騭今江東呼駿馬為騭騊駼詩曰皇駁其馬騱騜皆背脊毛黃騜今之鐵驄驪色有深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禮記曰周人黃馬蕃

首五
鬣鬃鬣兩被毛或云美髦鬣鬃今之烏騅駓今之桃花馬淦淺黑今之泥驄騅詩曰有騅有駓駓即今之赭白馬形赤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騢今之淺黄色者為騢馬魚似魚目也詩曰有騅有魚

論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伯樂相馬經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脇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有紫艷光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膺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權頰欲滿如月膝骨圓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膺門馬前胸汗溝馬中脊也又曰伏龍骨欲得成頸欲得長雙趺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尾骨欲得高而垂眼下懸蠶懸鏨欲得成

埤雅舊說相馬眼欲得有紫艷口欲得有紅光上唇欲得緩下唇欲得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兎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烏目鹿背麟腹虎胸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傍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米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

齊民要術耳小識人意鼻大則能奔目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臕腹小則易養致瘦欲得見其肉謂前肩守肉等類致肥欲得見其骨謂頭顱等類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脞重有肉此三事備者亦千里馬也脞胃腕也頷下欲深嗣骨欲廉如織杼而闊又欲長頰下側八骨是牙欲去齒一寸牙如劍鋒則千里額欲方平鬣欲戴中骨

高二寸（鬣中骨也）胸欲直而出頸骨欲大背欲短而方脊欲大而抗脢筋欲大（脢筋夾脊筋也）三府欲齊（兩駱及中骨也）附蟬欲大（夜眼也）肘後欲開髀骨欲短兩肩骨欲深蹄欲厚三寸硬如石下欲深而明其後開如鷄翼能久走

國憲家猷汗溝欲深入如斬竹口中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口中有黑者曰銜烏短壽白額入口名梅雁一名的盧

安驥書頭宜少肉如剝兎頭口中欲鮮明舌欲方而薄長而大如朱

相馬經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蘭筋監者千里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膝如團麴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圍如麴目成人者行千里（一筋從元中出謂之蘭筋元中者目上陷如井字目成人者瞳子中人頭足皆見）

國策張儀曰秦馬之良探前趹後蹄間三尋（三尋二丈也）海客日談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謂之跨竈馬蹄之下有兩空處名曰竈門

全雅馬之駿者溺皆射前足

列子伯樂對秦穆公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有所與九方皐其相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邱公曰何色對曰牝而黃往取之牡而驪公曰物色牝牡尚弗能知何馬乎能知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

集異記寧王得二馬其一價一千緡一五百緡坐客

觀之不相上下莫測其價之懸殊寧王令驗之馳驅數四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品其高下焉

〔相馬經〕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脛大蹄三羸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太骼短脊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國憲家猷〕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齕十一年而下四齒齕十二年盡齕十七年上四齒齕十八年盡齕十九年上兩齒

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相馬經〕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四歲齒落不復出

〔馬經釋義〕案內經頭爲諸陽之首具五官通七竅六腑清陽之氣五藏精華之血皆會於頭故庭闕宜張蕃蔽欲見心氣通舌心主血也肝氣通目肝主筋也脾氣通口脾主肉也肺氣通鼻肺主氣也腎氣通耳腎主骨也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腹脅者臟腑之郭也膺門者氣海之所藏也跂脛者所以管趨翔也又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腎所屬也筋之精爲黑眼肝所屬也血之精爲絡心所屬也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肺

所屬也肌肉之精爲約束脾所屬也

薑田案以上辨馬之名物

周禮夏官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馭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一馭夫注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疋爲乘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一馭夫注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疋爲乘養馬爲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元謂二稠爲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從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鄭氏鍔曰養之與其繁盛乘之與其調良乘馬一師而四圉之則牧馬之僕也師則教圉以養秉之法也四馬爲一圉則養之必專四圉爲一師則教之必審合三乘爲十二匹則同一皂傳曰牛驥同皂皂言皂隸之所掌也合三皂而三十六匹則同一繫繫則繫屬而不散之義合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則司一廐廐則數至于此而已終既也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于易乾爲馬天子之馬應爻之策其數蓋于此故以廐名之合六廐而成一校而六廐又分屬在

右則十二閑矣

王氏應電曰舊說謂駑馬爲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八廐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督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于馭夫而不屬于僕夫者以駑馬止充雜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馭夫爲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畧相當矣

蔡氏德晉曰一千二百四十匹而一馭夫自師至馭夫皆以八登之則有八馭夫可知矣然則合天子良馬駑馬之數計之共得馬一萬七百八十四匹而民間之馬不與也舊解誤

王氏昭禹曰良馬自圉師至于校人則以中大夫爲之其官爲稍尊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于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于中士之馭夫而已蓋八趣馬則一馭夫掌之亦兼總于校人矣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注馭夫于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稍食師圉夫史以下

庾人正校人員選注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乎之

王氏應電曰馭夫而下可以備員于校人而中其選者庾人差而正之也

薑田案以上畜馬官職祿食及選舉之政

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

馬二種〔注〕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

蔡氏德晉曰十二閑良馬四閑三廐為一閑駑馬八閑每馭夫為一閑也邦國諸侯之國六閑良馬二閑駑馬四閑也四種無種馬戎馬也家天子公卿之家四閑二種田馬一閑駑馬三閑也

又曰邦國六閑良馬二閑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駑馬四閑為四千九十六匹合計之當得五千三百九十二匹衛文公騂牝三千齊景公有馬千駟未嘗過制也而陳用之譏其僭侈踰禮亦考之不詳矣

鄭氏鍔曰周制自上而下禮之降殺不止於兩者為之於天子不止於兩而已天子六軍諸侯則三軍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則六閑其降殺不止於兩者為其地近而嫌也故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則馬之閑半乎天子豈不宜哉天子法天之大數故馬六種分為十二閑諸侯馬四種分為六閑半天子之制也大夫有田馬駑馬二種分為四閑又半諸侯也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供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謂與校人之職甚異康成以為司馬法為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余以其說考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於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者是也若乃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即此校人以下所云是也蓋養於國者為車路之備出於民者為用兵之防此所以各足其事而不相傷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疏〕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

鄭氏鍔曰特謂牡馬也詩云實惟我特又曰百夫之特則特者雄而特立之義

蕙田案特與牡有異牡對牝而言特又別于牡而言牡所以駕服特所以蕃孳也閑中之馬特馬居牡馬四之一所以仲月通淫月令

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者也故庾人佚
特用之不使甚勞所以安其氣血校人夏攻
馬之本皆先王順時育物能盡物性之義
又案以上養馬之數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注）頒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共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觸牧牛馬也
鄭氏鍔曰水草繁多之地可以放牧馬之就牧者匪衆而官之所掌各有數之多寡故頒之以地也

薑田案馬必就牧雖官馬之在閑者當水草

孟春焚牧（注）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鄭氏鍔曰孟春草將生焚去地之陳根使發生新芽則馬食而充肥

茂盛之候亦皆當置之牧地也

薑田案以上牧馬之地後世謂之牧廠設監

以治之唐之四十八監等是也

中春通淫（注）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亦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泰時者也泰地寒涼萬物後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注）所合牝馬皆繁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
方氏慤曰合牛馬而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繁也牧蓋畜養之地

薑田案此遊牧孳息之令

周禮夏官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王氏昭禹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

薑田案芻牧以芻牧之所謂牧養也王氏說與牧師複

又案此條馬之芻牧序官圉夫良馬匹一人
駕馬麗一人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鬻廐始牧夏庳馬冬獻馬

疏莊公二十九年左傳春新延廄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分秋分治廄當于是時劉氏彝曰冬寒以草藉馬曰褥春則除之去其穢也蔡廄辟去其惡也蔡氏德晉曰始牧始出牧放也序廄也廄無以涼之養馬之事莫要于温涼出入之以時故特舉之

趣馬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以前八月以後在廄二月以後八月以四時也云牧序者放牧之處皆有序廄

蕙田案此條因時廄牧之政

校人春執駒注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元謂執猶拘也春通溼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足傷之夏頒馬攻特注夏通溼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鬻不可乘用鄭司農云謂騬之

蕙田案先鄭云騬之騬去勢也馬必騬而後可用春執駒已騬之矣及夏而通溼之特亦并騬之使供用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縶騰駒

周禮夏官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執拘散馬耳圉馬注阜盛壯也鄭司農云散謂括馬耳毋令善驚也元謂佚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

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齧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踑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王氏應電曰每圉二庾人一庾人所統三馭夫九趣馬二十七圉師一百八圉人政以治之教以導之自阜馬以至圉馬皆是也阜者秣飼以時使之壯盛佚者駕乘有節使不過勞三歲曰駣始教以乘習二歲曰駒攻治其蹄齧執駒以熟其性圉馬以就牢籠然後馬之惡者可使馴柔者可使良而無亟駕驚奔之患

馬質綱惡馬注謂以縻索綱維抑習之也

蕙田案先王所以盡馬之性者亦唯養之教之而已校人總其綱庾人馬質兼掌之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注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疏財謂共祈具及藥直

天官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蕙田案以上療馬疾

夏官校人秋臧僕冬獻馬講圉夫（注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謂馭五路之僕獻馬者見成）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

劉氏敞曰目以知其膽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鼻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給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王氏應電曰簡其六節者凡馬驅之而晉旋之而反此進退之節提之而走控之而止此行止之節驟之而趨馳之而奔此馳驟之節簡者督策之使合節此教導之法也

蕙田案此養馬調馬之佐校人者六節王氏與注及劉執中說不同王氏為優益此言贊正良馬則駑馬應不在內且與節字親切簡馬之道六者不可廢也

掌說駕之（疏凡用馬當均勞逸故脫駕須依次第）須

馬質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注謂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蕙田案齊飲食簡六節掌說駕等皆所以臧僕而講馭夫之事歸於善養善教善用之馬政之實際也

詩小雅吉日既差我馬（傳差擇也）

爾雅釋畜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曰猶齊足（注齊毫尚純齊力尚強齊足尚疾）

周禮夏官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物馬齊其力）以上差擇頒馬之政

蕙田案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注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

蔡氏德晉曰質平也馬之價直不等故立馬質平之謂買馬則驗其駑良平其價直也

易氏祓曰此言市馬之政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元謂旬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也故更旬之外日多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既竭雖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

若有馬訟則聽之（注）訟謂買賣之言相負

巫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

馬質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為其傷馬歟

蕙田案此養馬之禁

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

鄭氏鍔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為龍馬馬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為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

夏祭先牧（注）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

鄭氏鍔曰先牧始教人以放牧者也夏草方茂馬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

秋祭馬社（注）馬社始乘馬者也本曰相土作乘馬

王氏昭禹曰馬社庶中之土元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廐之時故祭馬社

鄭氏鍔曰皂廐所在必有神焉賴乎土神以安其所處故祭馬社

蕙田案王氏鄭氏說與注不同似更優

冬祭馬步（注）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鄭氏鍔曰寒氣總至馬方在廐必存其神使不為災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馬之難育也必祈諸神以為之助四時祭之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王氏昭禹曰馬步為馬禱行冬則大閱之時故祭馬步

庾人掌祭馬祖祭閑之先牧（注）閑之先牧

鄭氏鍔曰庾人職卑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已則祭閑之先牧校人祭先牧廼祭始教牧之人此祭閑之先牧則祭始作閑以牧馬之神也

春宮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注）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馬祭也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俗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疏）知此皆有祭者以其言皆掌其祝號是有祭事

蕙田案以上馬政祭祀

又案三代以後國之需馬益急養馬之政益
煩而卒至于耗弊而無實者究由畜牧之不
精也今考周禮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
師圉人等職大小相維詳要具舉則官得其
人矣牧地有厲禁廐牧有時令則天地之和
協矣芻秣有專司疾病有醫療而養之極其
精矣贊正良馬而教駾攻駒散馬耳綱惡馬
則教之極其馴矣至于仲月通淫游牝攻特
則又全其孳息之性焉後世論牧政者所當
詳究也

右周馬政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
騄耳之駟其後又有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
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貨殖傳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倮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
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
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歸氏有光曰周禮牧馬之事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
以能盡物之性者也或謂周葢令民間養馬考其實
不然邱甸之馬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
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
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
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
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馭八駿孝王命非子
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
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騂牝三千詩

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騵是中騋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

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軨今之小馬車曲輿也師古曰軨音零又龍馬閑駒騄泉駒騊駼丞華五監長丞如淳曰豪泉宮下師古曰閑闌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駒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又牧橐昆駬令丞如淳曰昆駬研善升龗者也因以為廐名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駝也昆獸名也駬研者謂其駬下平也善升龗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駬即古蹄字耳皆屬焉

金日磾傳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爲馬監

史記平準書漢興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至今上即位數歲國家無事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與會

漢書文帝本紀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減留纔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

蕙田案此裁省廐馬之始

食貨志鼂錯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其復卒

蕙田案此養馬復卒之始

孝景二年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

景帝本紀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武帝本紀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旧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蕙田案此牧地弛禁之始

史記平準書大將軍再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匈奴列傳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

漢書食貨志令民得蓄邊縣孟康曰令得蓄物于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蓄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故除告緡之令明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蓄字馬歲課息

蕙田案建元罷苑馬而畜馬之本傷矣數出師而用馬之力殆矣于是爲假母歸息之令而車騎之馬遂乏甚至官吏出馬不踰時更籍吏民馬矣

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

萬頭（注）塞斥者言因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鞚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鞚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之歌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爲天子言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使烏孫烏孫使使獻馬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漢使者往既多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不肯與漢使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是歲太初元年

漢書李廣利傳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圍其城宛大恐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貳師許宛之約宛大出其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西域傳大宛俗嗜酒馬耆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 師古曰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

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譴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譴古諾字）相與共殺昧蔡立母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于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旁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使所種也）

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

武帝本紀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西域傳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育牝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徐氏曰案晁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昭帝本紀始元四年秋七月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弩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蕙田案此係昭帝元鳳二年事文獻通考以

爲宣帝五鳳二年誤

元帝本紀初元元年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三月詔罷黃門乘輿狗馬　五年四月詔大官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貢禹傳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方今廐馬食粟將萬疋今民大飢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廐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太僕減食穀馬

成帝本紀建始二年秋減乘輿廐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胎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

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貨殖傳）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食貨志）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漢儀注）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蓄牧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至腰斬者（功臣表黎頃侯召奴）有以民戍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汲黯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駝負石至玉門關（武紀太初三年）輸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歸氏有光曰漢馬莫盛于孝武之世後以馬耗故爲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駒騄諸監廐皆内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官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嶲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

後漢書百官志太僕卿一人掌車馬丞二人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及廐中諸馬長樂廐丞一人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

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注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

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膞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和帝本紀永元五年二月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本紀永初元年九月詔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　六年春正月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健爲置漢平苑

順帝本紀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故置）馬氏端臨曰當時隳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廄馬萬疋其可減乎蓋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廩粟而已

靈帝本紀光和四年正月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注辜榷也榷專也謂障諸人令買而自取其利）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

中平元年三月詔公卿出馬弩十一月竝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右秦漢

晉書職官志太僕統典牧乘黃廄驊騮廄龍馬廄等令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爲門下之職

馬政志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

魏書太宗紀永興五年詔諸州六十戶輸戎馬一疋泰常六年春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三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疋

世祖紀太延二年十一月行幸楗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宇文福傳太和十七年車駕遷洛勅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徙代移雜畜于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耗損高祖嘉之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

食貨志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産滋息馬至二百餘萬疋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爲牧場恒置戎馬十萬疋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爲羣盜所盜掠焉

隋書百官志後齊太僕寺掌諸車輦馬牛畜産之屬統驊騮掌御馬及諸鞍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駝等署令丞驊騮署又有奉承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僕寺又有獸醫博士員一百二十八統驊騮乘黃龍廐等署各置令二人乘黃減一人

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驊騮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驢騾牧置帥都督及尉苑川十二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帥都督二人緣邊交市監及諸屯監每監置監副監各一人畿內者隸司農自外隸諸州焉

煬帝即位太僕減驊騮署入廄內尚二局改龍廐曰典

廐署有左右駿皂二廐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尚乘局置左右六閑一左右飛黃閑二左右吉良閑三
左右龍媒閑四左右騊駼閑五左右駃騠閑六左右天
苑閑有直長十四人又有奉乘十人
禮儀志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
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
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
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書兵志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
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
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圉官牧尉排馬
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
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
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
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
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
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
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
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
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
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
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
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
大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
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

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温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虜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馭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監出高品御史案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疋讐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内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之多不畜

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廕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明皇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色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内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凉蒐

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吐蕃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闕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縣亭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改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吏賜八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普潤監十四

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二千二百貴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案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州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州馬已七千若水草之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州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歸氏有光曰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壯會州南蘭州狹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

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
包絡也

舊唐書禮儀志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籩豆各二
簋簋各一

明集禮唐設壇於長安四十里外龍豪澤中其制高
三尺周廻九步

開元禮仲春祀馬祖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
馬社馬步皆筮日前祀三日應饗之官散齋二日致齋
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壝外道南
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壝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
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
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
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
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
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
位於東壝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
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罍者如常未明一刻太祝
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入實罇罍及幣質
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郎帥贊者先入
就位贊引引太祝與執罇罍罩者入當壇南重行北
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俱再拜
太祝與執罇者升東階至罇所執罍洗罩冪者各就位
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
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
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

官詣神座前北面立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詟於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祇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

帥齊郎進俎減神前脐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立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迟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南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接壇上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者還本位贊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仲夏饗先牧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同前饗三日應饗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饗所

右校埽除壇之內外爲瘞塹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饗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塹西南同馬祖儀設瘞塹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饗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於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其塹實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用肆僕爰以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爲國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茲凶慝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冊府元龜永泰五年四月丙午命太常寺復置馬祖壇依常式饗祭

右隋唐

五代會要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先是梁帥攻戰得敵人之馬必納官故出令命獲者有之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疋外匿者有罪

長興四年勅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

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者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勅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禦契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四

右五代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本朝總督漕運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軍禮十三

馬政下

宋史兵志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二使領之太平興國五年改爲天廐坊雍熙四年改爲騏驥院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廐坊二皆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羣牧司京朝官爲判官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賜名鑄印以給之在外之監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洛州曰廣平衛州曰淇水並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陽鄭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陽澶州曰鎮寧邢州曰安國中牟曰淳澤許州曰

單鎮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爲羣牧制置使副都監判官凡廐牧之政皆出于羣牧司自騶驥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蕙田案此宋初牧監之法馬政以牧監爲上國無養馬之費馬有蕃息之功外此而市馬茶馬猶可權宜行之若戶馬保馬社馬則皆使民養之于是民累深而馬政亦壞矣其故皆由牧監之廢故首著之

文獻通考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與葺舊馬務四以爲牧放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矣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疋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招馬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回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洎涇儀延鄜火山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開之諸蕃每歲皆給空名勅書委沿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以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

宋史兵志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于幽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內皂充物始分置諸坊

名臣奏議太宗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奏曰臣聞冀北燕代馬之所生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理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

馬至于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陋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為常故多生息古者用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疋天子畿方千里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疋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大者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無邊患由馬之多後世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乘牝字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于中國不聞市之于戎也今軍伍中牝馬乘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産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鬻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于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尚習前弊今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疋不下二十千徃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蓄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疋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為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俸餘等第

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疋兵校
而下賞絹一疋當是時凡内外坊監及諸軍馬凡二十
餘萬疋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
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油藥糖九
萬五千餘觔石諸州軍不預焉左右騏驥六坊監止留
馬二千餘疋皆春季出就牧孟冬則別其羸病就棧皂
養飼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

文獻通考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
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
之猶外廐耳是秋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蕙田案開國之始馬政必嚴承平之後馬多
必變法省初費而變爲賣馬馬政由是多故
矣

宋史兵志凡牧監之在河南北天禧後靈昌監爲河決
所衝至乾興天聖間兵久不試言者多以爲牧馬費廣
而亡補乃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五年廢單鎮監六年
廢洛陽監于是河南諸監皆廢悉以馬送河北

蕙田案開國之初習于軍旅每以馬政爲重
設監置牧馬必蕃庶及承平日久上下恬熙
民不知兵往往以馬多爲無補而專惜其費
於是牧監漸廢及需馬之時馬不足用一切
苟且之政行而馬益耗民益困此漢唐宋明
之錮病前後一轍也

名臣奏議仁宗四年知諫院余靖上奏畧曰臣謹案
詩書已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乃知不獨出于戎狄
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

王名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丕今之興平
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周官校人之職春執駒以養
血氣夏攻特以防蹄齧衛文公居河之渭以建其國
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爲蕃
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即今鎮定并代皆其地也月令季春
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夏之月遊牝別羣
則縶騰駒亦秦人之馬政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庶一
廐萬匹又樓煩元池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
也武帝出攻匈奴官私馬十四萬匹于漢之馬最爲
多矣唐以沙苑監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又案唐
自貞觀至麟德中國馬四十萬疋開元中置七坊四

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
人不在于地今之同州及太原巴東相衛邢洛皆有
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敕于羣牧使副都
監判官等內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揀擇孳生
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
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蓄蕃盛
仁宗皇祐五年中書舍人丁度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
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
猶秦渭環慶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
二百疋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收三萬
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
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一戰
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計資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

國馬蕃矣言不果行

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閒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冐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徃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

文獻通考至和二年歐陽修上奏畧曰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于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戎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徃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牧地也可以興制一監臣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徃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東見其不毋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

轉運司差官就近于轄下訪求草地若可以興制新監則河北諸監内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

宋史兵志神宗熙寧元年手詔文彦博等曰方今馬政不脩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脩舉後世稱爲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于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脩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于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賦入爲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于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

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文獻通考熙寧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
合淇水兩監為一八年遂廢河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
而兩監牧司亦罷河苑監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
復屬之羣牧司云
河北察訪使曾孝寬言慶律中嘗詔河北民户以物力
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自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議
者常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乃詔
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户各計資
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
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
至三疋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為斷
齒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
各以其數來上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
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今坊監以五百緡乃得一馬
若委之熙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為生
且其地宜馬誠為便利既而得駒痺劣亡失者責償
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誘
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繚鄜延
秦鳳涇原路准此養馬之令復行蕃部矣
宋史兵志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
密院議其事于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
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于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
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疋襲逐盜賊之外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輸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賞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于是保甲養馬行于諸路矣

文獻通考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疋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

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議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疋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疋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疋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

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千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疋爲緡錢十七萬二千於是保甲皆兼市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

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

宋史兵志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乏益不堪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疋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疋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疋以贖失補之罪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甲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又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

馬氏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守養戶馬

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當時賦役必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却顧而靡然從之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訾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重爲民病矣

蕙田案戶馬保馬此令民養馬之弊政也馬氏之論極中當時議者之隱

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于是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于民于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鄜州之洪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

任縣韓鈞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葢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疋愈于他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

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于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于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于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

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七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于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

名臣奏議熙寧五年樞密使文彥博論監牧疏馬之有牧其來尚矣禹貢之萊夷作牧周官之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詩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益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用不絕熙寧元年陛下刱置南北監牧使設官振職其制益嚴若有未至自當增修而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户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畊乎所斂租課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或謂監牧之馬率多少弱既非齊力難勝具裝且馬既蕃庶必有駑良量材用之所得不少張萬歲典牧最爲甚多以至馬直一縑若計所直豈皆良馬又謂緣牧所費殆將不貲歲月計之有損無益臣嘗謂

計河北監戶歲入牧地之租可充吏兵之費所不足者亦無幾焉唯河南諸監所入尚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如此則仰給度支者不多所收馬課亦不少大率草馬二萬歲收六課爲駒一萬二千三歲之中若失其半猶得六千疋駑良相參疋直十五千是歲獲九萬貫此就小計之所得不少矣今若取一時浮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時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廐庫棚庠井泉官廨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却欲復之功費愈大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故而園戶彫殘場務破壞言者雖衆竟不能復必若采廢置之言即乞委臣察博求利害而審處之利百則變乃無後悔

蕙田案給地牧馬之弊盡于此疏矣

蔡京既罷政新用事者更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于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

能盡行其說矣

歸氏有光曰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而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爲後世害益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收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凡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廢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典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洁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奉階文州鎮戎軍而已

蕙田案此宋市馬之法

文獻通考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爲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義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馬緊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用銀絹錢錢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事實相須乃詔

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番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蕙田案此宋茶馬之法茶馬最善明代行之極有成效其原出于此也

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牧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於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無亦自有馬今必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詔馬五百疋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羣歲生産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所

買馬歲付鎮江軍中養牧至上以未見孳生之數歲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間牡牝千餘十有餘年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馬政志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疋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疋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疋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蔇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

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
曰戰馬生于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峰貼峽文州所
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叙
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
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
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
廣南其實猶西馬也
歸氏有光曰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
未稱善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
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
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
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
非世宜不可也羌童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

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
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陋無所穀畜或禾
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擲
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
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
分背相踶此馬之真性也
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
高三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
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蕙田案馬政莫繁于宋亦莫壞于宋夫牧監
者畜牧之正也宋初以監牧致馬蕃息乃以
承平日久用馬者少遂慮其多費而更易之

不數年間馬遂耗而軍事用馬又亟于是一切權宜苟且之法行戶馬保馬給地牧馬累民滋甚而馬政大弊雖欲復舊時監牧之利而不可得矣南渡後雖置監牧馬而風土不宜馬不蕃產于是專藉之市馬而馬政不可問矣

右宋

遼史食貨志初太祖爲迭烈府夷離堇懲遥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萬餘樞密使耶律斜軫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可勝算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

疋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疋牧于雄霸隙地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稟與金戰蕃漢戰馬十損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賣日多田獵亦不足用遂爲金所敗棄衆播遷以訖于亡松漠以北善馬皆爲大石林牙所有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三年七月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

兵志天德間置迪河斡朶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羣牧所皆仍遼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于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輦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爲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其數爲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

世宗置所七曰特滿忒滿斡覩只蒲速椀雕里本合魯椀耶廬椀大定二十年更定羣牧官詳穩脫朶知把羣牧人滋息損耗賞罰格二十一年勅諸所馬三歲者付女直人牧之時遣使閱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明昌五年散隸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驗民物力分畜之又令他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用則悉以送官此金之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羣官之餘騎以給戰士焉

元政典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世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其牧地東越兀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玉倫伯牙折連怯呆兒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脅烙以官印號火印之馬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守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即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還于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檀置撒帳爲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既至俾哈赤哈剌赤之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每醞都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匊一束菽八升駒一給匊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其給減半以小稻充匊粟每旬取給于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閑廐

閱肥瘠凡御位下正宮位下隨朝諸色目人及甘肅土番等處草地內及江南腹裏諸處應有係官孳生馬牛駝騾羊黙數之處一十四道牧地各置于戶百戶等名目

右遼金元

明史兵志明制馬之屬內廐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于大壩蓋倣周禮十有二閑意牧于官者爲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及各軍衛即唐四十八監意牧于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即宋保馬意其曰備養馬者始于正統末選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于畿甸者也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官牧之地曰草場或爲軍民佃種曰熟地歲徵租佐牧人市馬牧之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抽發軍苑馬分三等上苑萬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馬十疋五十夫設圍長一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轉市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于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於蕃蕃以貨市于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案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此其大凡也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于滁州統于兵部後增滁陽五牧監領四十八羣已爲四十監旋罷惟存天長太興舒城三監置草場于湯泉滁州等地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五軍養一馬馬歲生駒一歲解京既而以監牧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太僕官督理歲正

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二月報重
駒歲終考馬政以法治府州縣官吏凡牡曰兒牝曰騍
兒一騍四爲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三十年設北
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永樂初
設太僕寺于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舊設者爲南太僕
寺掌應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設苑馬寺于陝西甘肅統
六監監統四苑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所統視陝西
甘肅十二年令北畿民計丁養馬選居閒官教之畜牧
民十五丁以下一疋十六丁以上二疋爲事編發者七
戶一疋得除罪尋以寺卿楊砥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
免其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
餉種馬一又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
太鎮十丁一淮徐初養馬亦以丁爲率十八年罷北京

苑馬寺悉牧之民洪熙元年令民牧二歲徵一駒免草
糧之半自是馬日蕃漸散于鄰省濟南兗州東昌民養
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衛輝開封民養馬自正統十
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馬二萬寄養近京乞團營
騎操而盡以故時種馬給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兒馬
十八歲騍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二年以南土不
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
時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
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爲生也自豪右莊田漸
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
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乃復兩年一駒之制
民愈不堪請勅邊鎮隨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軍民
交益者便宜處置時馬文升撫陝西又極論邊軍償馬

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歲輸銀一錢以助賠償雖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繼文升撫陝者蕭禎請省行太僕寺兵部覆云洪永時該行太僕及苑馬寺凡茶馬蕃人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常數萬疋足充邊用正統以後北敵屢入抄掠馬遂日耗言者每請裁革是惜小費而忘大計于是勅諭禎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是永樂以來馬日滋輒責民牧民年十五者即養馬太僕少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額會文升爲兵部尚書奏行其請乃定兩京太僕種馬兒馬二萬五千騍馬四之二年納駒著爲令時宏治六年也十五年冬尚書劉大夏薦南京太常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陝右宜牧該監苑跨二千餘里後皆廢惟存長樂靈武二監今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尚無不足但苦監牧非人牧養無法耳兩監六苑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爲上苑牧萬馬廣寧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土瘠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寧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歲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足供三邊用然欲廣孳息必多蓄種馬宜增滿萬疋兩年一駒五年可足前數請支太僕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於平慶臨鞏買種馬七千又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且視恩軍例凡發邊衛充軍者改令各苑牧馬增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廐馬既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孝宗方重邊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輒行遷總制仍督馬政諸監草場原額十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存者已不及半一清覈

之得荒地十二萬八千餘頃又開武安苑地二千九百餘頃正德二年聞于朝及一清去官未幾復廢時御史王濟言民苦養馬有一孳生馬輒害之間有定駒賂譖之有顯駒墜落之馬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既孳生者已聞官而復倒斃不過納銀三兩孳生不死則飢餓馬日瘦削無濟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有定額請以其額數令民買馬而種馬孳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于民遺母求子矣初邊臣請馬太僕寺以見馬給之自政徵銀馬日少而請者相繼給價十萬買馬萬足邊臣不能市良馬馬多死太僕卿儲嚞以為言請仍給馬又拍陳各邊種馬盜賣私借之弊語雖切不能從而邊鎮給發日益繁延綏三十六營堡自宏治十一年始十年間

發太僕銀二十八萬有奇買補四萬九千餘疋寧夏大同居庸關等處不與焉至正德七年遂開納馬例凡十二條九年復發太僕銀市馬萬五千于山東遼東河南及鳳陽保定諸府嘉靖元年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馬政請督通負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廣蓄為經久計帝嘉納之自後言馬事者頗衆大都因事立說補救一時而已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僕馬缺復行正德納馬例已稍增損之至四十一年遂開例至捐馬授職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疋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

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馬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神宗九年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然一騸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駑馬進其直止數金且仍寄養于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疋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益自神宗以來罔政大壞而邊牧廢弛愈不可問既而遼東督師袁崇煥以缺馬請于兩京州縣寄養馬內折三千匹價買之西邊太僕卿佘國鼎言祖宗令民養馬專供京營騎操防護都城非爲邊也後來改折無事則易馬輸錢有警則出銀市馬仍是爲京師備禦之意今折銀已多給各鎮如并此馬盡折萬一變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煥請案明世馬政法久弊叢其始盛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既設草場于大江南北復定北邊牧地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遼東抵鴨綠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

關西抵黃河外東歷紫荊居庸古北抵山海衛荒閒平
埜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至近邊軍民樵採牧
放在邊藩府不得自占永樂中又置草場于畿甸尋以
順聖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餘里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
令懷來衛卒百人分牧後增至萬二千疋宣德初復置
九馬坊于保安州于是兵部奏馬大蕃息以色別而名
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
場日削軍民皆困于孳養宏治初兵部主事湯冕太僕
卿王霽給事中韓祐周旋御史張淳皆請清覈而旋言
香河諸縣地占于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乞罷
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諸衛
牧場亦久廢兵部尚書張鏊請復之御史胡海言恐遺
地利遂止京師團營官馬萬疋與旗手等衛上直官馬

皆分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坐營官領下場放牧
草豆住支秋末回給事御史閱視馬斃軍逃者以聞後
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如例嘉靖六年武定
侯郭勛以邊警爲辭奏免之徵各場租以充公費餘貯
太僕買馬于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戶部
爲詘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時
弊壞極矣茶馬司洪武中立於川陝聽西番納馬易茶
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僞每三歲遣廷臣各諸番合符交
易上馬茶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以私茶
出者罪死雖勛戚無貸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餘疋
永樂中禁稍弛易馬少乃命嚴邊關茶禁遣御史巡督
正統末罷金牌歲遣行人巡察邊氓冒禁私販者多成
化間定差御史一員領敕專理宏治間大學士李東陽

言金牌制廢私茶盛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馬應宜嚴敕陝西官司揭榜招諭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馬直則得馬必蕃及楊一清督理苑馬遂命并理鹽茶一清申舊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間易馬九千餘疋而茶尚積四十餘萬觔靈州鹽池增課五萬九千貯慶陽固原庫以買馬給邊又懼後無專官制終廢也於正德初請令巡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寺官聽其提調報可御史翟唐歲收茶七十八萬餘觔易馬九千有奇後法復弛嘉靖初戶部請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戶部印發府州縣不得擅印三十年詔給番族勘合然初制訖不能復矣馬市者始永樂間遼東設市三二在開原一在廣寧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撫陳鉞復奏行之後至神宗初不廢嘉靖中開馬市于大同陝邊宣鎮相繼行隆慶五年俺答上表稱貢總督王崇古市馬七千餘疋爲價九萬六千有奇其價遼東以米布絹宣大山西以銀市易外有貢馬者以鈔幣加賜之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馬屢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壽節內外藩封將帥皆以馬爲幣外國土司番部以時入貢朝廷每厚加賜予所以招携懷柔者備至文帝勤遠畧遣使絕域外國來朝者甚衆然所急者不在馬自後狃于承平駕馭之權失馬無外增惟恃孳生歲課重以官吏侵漁牧政荒廢軍民交困矣蓋明自宣德以後祖制漸廢軍旅特甚而馬政其一云

歸氏有光馬政議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于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于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

與知也惟其養于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疋逮武帝出師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于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于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于官而又養于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于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于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效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疋江北五戶共養馬一疋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

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産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征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已之圖有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絶其游牧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祖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征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産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産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内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

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
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
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
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
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
洼之産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
牧而烏傈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
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
洛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
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垜堆以
爲監牧之地而盡歸于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
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蕙田案歸氏此議利弊灼然惜未能見之行

事也

王圻續通考太祖都金陵馬祖先牧太僕 武二年
建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
祖諸神禮官奏言周官牧人掌天馬之屬春祭馬祖夏
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
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
作乘馬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
之月唐宋因之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爲宜於是遣
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
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
禮祝文曰維神始于天地之初而司馬於世牧養蕃息
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
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

稽古案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謹以制幣牲
齊式陳明薦尚享自後定以春秋仲月十五日遣兵部
官祭歲以爲常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白者長丈
餘不可加韉勒太祖曰天生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
以少牢祀馬祖龔沙四百斤壓之令人騎而遊苑中久
之漸馴帝乘之以夕月於清凉山比還大悅賜名飛越
峰復命太常祀馬祖五年并諸神爲一壇歲止春祭永
樂十三年立北京馬神祠於蓮花池其南京馬神則南
太僕主之
孝宗實錄宏治九年三月詔修通州馬神祠祠在治之
北地名壩上安德鄉也初文皇帝靖難兵起戰其地覺
有神相之因詔作馬神祠久之祠廢至是順天府尹彭

禮等修之
明會典嘉靖三十八年以先牧廟建自永樂歲久頹敝
修之
歸氏有光曰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
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
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
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
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温驪驊騮騄耳之駟獻
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
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
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桓非子以善養馬孝王
封之犬邱豈以柏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
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

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太僕職兼奉車輿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

右明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五

淮陰吳玉墀校字